

书人书话

抹不去的故乡炊烟

吴圣刚

在朋友处看到张广智先生的《故乡炊烟》散文集，一时兴起借来一阅。不想，读着其中的文字，立马有一种东西吸引了我，有一种情绪打动着让我清晰真切地看到了一个久别的诗意的故乡。

炊烟，是乡村的标志，也是故乡的符号。中国从古以来，几千年农业社会，乡土、乡村一直是中国社会的主体构成，炊烟，是每个村庄挥之不去的存在。炊烟和大城市高高烟囱冒出的浓烟不同，它是淡淡的、袅袅的、升腾或飘荡的烟缕，体现着村庄的生活、生机，也是乡村的诗情画意。

张广智先生的这本120余篇的散文集，都写了乡村的什么呢？

首先，写了豫东乡村的风物。譬如《老屋》《老坑》《老井》《老街坊》《歇与歇》《桑枝》等，都是豫东乡村常见之物，也是中原农家必需之物。乡村自然要有物，没有人就没有了乡村存在。但乡村也是物的存在，这些物，正是构成乡村的必需之物。《故乡炊烟》中的风物，都是构成中原乡村的基本元素，也是乡村的意象和符号。

其次，写了豫东乡村的生活。生活是乡土延续的动力，也是乡村存在的基础。散文集中如《盖房》《推磨》《弹棉花》《捏骨》《摸爬》《拾柴火》等，涉及人的衣食住行，特别是吃穿用，关乎生存，既是中原人的生活内容，也体现出一种生活方式。

散文集还写了豫东乡村的风俗。譬如《炮仗》《捉迷藏》《叫魂儿》《鬼火》《鬼打墙》《故乡三茶》《素鸡》《烩锅子》《四喜丸子》《醅酒》《碾饅儿》《饅子》等，是长期在乡土民间形成的习惯，一代代相传沿袭，逐渐固化，成为人们因循的生活内容和成例。风俗具有明显的地域性，与一方水土的地域风物和生活方式紧密联系，体现着个性化的特色。

散文集还写了豫东的方言和文化。写了豫东故乡的风物、生活、风俗，其实都有一个属性，就是豫东特定的地域属性。作者在每一篇短文中，都用非常纯正的豫东方言，写那里的风物、风俗、人、事、情，凸显了豫东乡土生活的独特性，展示了中原文化。

作者书写了乡土地域生活中这么多内容，几乎可视作“小百科全书”，这也是《故乡炊烟》吸引我的地方。在作者的笔端，让我看到了生养我的家乡，看到了熟悉的一草一木、一河一景，和那异常亲切的乡村生活。

我感怀于作者对乡土的炽热情怀。虽然我们出生在故乡，但已经离开乡土数十年，很多时候乡土都在记忆中。行经多年，在时间的冲刷下，记忆在一点点淡化。然而，在《故乡炊烟》中，作者的记忆是如此的清晰，说明作者对乡土一往情深，挚爱不褪。作者做过河南农业大学党委书记、河南省农业厅厅长、河南省副省长，职业生涯中，农村农业农民一直没有离开过作者的视野，除了与生俱来的乡土记忆，就是后来的职业、工作，让作者对乡土、乡情、乡音以及乡村的出路更加关注，并深入熟悉、了解，加重了作者的乡土情怀。

如今，中原乡土在发生历史性变化，尤其乡村振兴战略、美丽乡村建设推进，乡村正在向现代化轨道靠近，昔日乡土的面目逐渐陌生，生活内容和方式更是多有不同。正如如今的做饭，烧菜、烧草渐次淘汰，乡土的村头、院落很少再冒出炊烟。但乡土的历史嬗变中也面临某些问题，美丽乡村、现代乡村一定从传统乡村走来，如何完整留住乡愁和乡土记忆，让乡村因传统与现代的融合而美丽，也许是久久萦绕在作者脑海中的一缕思绪。

毫无疑问，《故乡炊烟》书写的是过去的乡土。作者细腻盘点往日的记忆，怀着深深的情感，用简约的文字记录了故乡的风物、生活、习俗以及人和事，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中原乡村。历史地看，《故乡炊烟》记录了过去岁月中原乡土的历史，记录了中原乡土的文化，这是我们今天需要记住并珍视的。正如故乡村头的炊烟，虽然依稀淡了，却是不能抹去的。

人与自然

仰望一棵古树

叶剑秀

不知从哪年开始，我迷恋上了各种树木，尤其古树，看一次就多一份敬仰。村里古树稀少，从小熟稔，树干枝叶、性情容貌，铭记于心。看次数多了，心不满足，很想到外面寻找更多的古树，只要获悉附近村庄哪里有棵古树，孩童般欣喜与兴奋，便驾车循迹而去。见到一棵古树，像找到了失散多年的亲人，环抱相拥，仿佛找回了久违的亲切和慰藉。

最深刻美好的记忆，要数那皂角树上倒挂的皂角了。青翠碧绿的皂角，状如青铜短剑，闪光闪亮。相约几个伙伴儿，攀上树干，持一竹竿，捋伤一通，便收获半篮子皂角，回家交与母亲。于是，清澈的小河边，一拉溜的农家女子，把皂角裹在衣物里，抡圆手中的棒槌，反复捶打蹂躏，便把苦涩的光阴清洗得周正明亮起来。

皂角树倾听着流水与棒槌轮回的声响，灿然笑了，风动如歌，一片片叶子舞动起来，那是古树最为自豪的时刻。小树到大树，大树到古树，是个漫长的洗礼过程。不是每一棵树都能承受乱世风云的。摧残、暴虐、砥砺、意志，能把自己活成传世经典的古树，都是有丰富阅历传奇故事的神灵。

树古成仙。古老的皂角树饱经凄风厉雨，走过四季枯荣，越过百年沧桑，把自己修行成一尊神塑，伫立村口，手握一柄戒尺，掌管一方尘事法理，神圣的姿态下，蕴含着崇高的威仪、包容与惩戒，自有它严密完善的章法。

牧归的牛群乱窜，刚入村口，就直奔古树，用力在古树身上蹭痒，甚至有顽劣撒野的牛犊，直冲古树顶撞，日复

一日给古树带来伤痛，古树却默默承受。荷锄收工的村人，古树下驻足，总要在古树凸起的筋骨上磕几下锄头，惬意地把一缕烟雾吐向夕阳，全然忘记古树的痛苦，古树却沉默忍耐。

秋未冬初，一顽童造次，抱来几束玉米秸秆堆放古树下，遂点燃。瞬时火光乍起，烟雾缭绕，直熏得古树老泪苍落，浑身黝黑，疤痕累累。父母闻晓，自知家儿闯下祸端，当夜匍匐于古树下，敬香焚纸，虔诚忏悔，祈求树神饶恕。夜寝得梦，古树托言：少不更事，童无忌，免惩戒。后来，果然平安。

村志载，抗战间，日本一队人马在麦稍黄的一天进村，把村民赶到古树下，威逼交粮，众缄口相拒。倭寇欲施刑之际，古树显灵，派出神兵天将。树上锅盖大的马蜂窝里，俯冲下来一群长肚黄蜂，追击倭人猛烈。倭人惊慌失措，纷纷扑于小河里避难，黄蜂穷追不舍，直把倭人逼至河南岸，落荒而逃。而后，倭人再无进村袭扰。

古树是有声音和语言的。虽然与人类使用的语言不同，只要用心与它交流沟通，大体也可以明白它表达的谢意。

村里谁家老人入故，或哪家青年乃至少儿，因绝症车祸遭遇意外不幸，古树的神态是静默的。随着村里的哀乐声起，恸哭不止，古树的叶片顶尖寂寂下垂，继而会轻拂树叶，发出低哀的

声响，静心细听，那便是凄婉的哀悼，抑或是幽怨的感伤。

如遇村里谁家喜添贵子，王家儿女婿上提名，李家公子迎娶，赵家儿郎生意发达或仕途升迁荣归故里，古树就会在村民的喜讯里愉悦，叶片仰天欢笑，随风舞动，发出哗哗啦啦的声音，传递着诚挚的喝彩和衷心的祝愿。无论来或是去，喜还是悲，古树与村民灵魂相通，生息相连，因为我们都是古树的子民。

古树屹立在村口，是世代的镇村之宝，极像一位世纪老人，用冷峻或温暖的目光，打量着外面的世界，洞悉着村里的喜怒哀乐，每时每刻，给村民以警示或引领。村有古树，是我们的福气。那是一片守望乡愁的精神家园，过往与未来，终将成为我们永恒的怀念。

忽然想起“十年树木，百年树人”那句名言，是春秋时期齐国名相管仲说的。相关联语还有：一年之计，莫如树谷；十年之计，莫如树木；终身之计，莫如树人。

又想到，鲁迅先生原名周树人，大约也是取自此意，意为承袭先祖的厚望与寄托。每个人都是一棵树，每棵树都是一个人，终其一生，能否风范一世，全凭自我的淬炼与修为。勇于赋予生命的追求，才能活出古树的意蕴。

新书架

《烟火漫卷》：聚焦当下都市百姓生活

赵萍

无论春夏，为哈尔滨这座城破晓的，不是日头，而是大地上卑微的生灵。穿行在《烟火漫卷》中的每个凡人，几乎都有不为人知的秘密。刘建国驾驶的爱心救护车，仿佛人性的犁铧，犀利地剖开现实的种种负重，满怀忧患地钩沉历史深藏的风云。无论寒暑，伴着哈尔滨这座城入眠的，不是月亮，而是凡尘中唱着夜曲的人们。不管是生于斯，还是来自异乡，他们在来来往往中所呈现的生命的经纬，是大地的月影，斑驳飘摇，温柔动人，为长夜中爱痛交织的人们，送去微光。

这是一部聚焦当下都市百姓生活

的长篇小说。迟子建以从容洗练、细腻生动的笔触，燃起浓郁的人间烟火，柔肠百结，气象万千。一座自然与现代、东方与西方交融的冰雪城市，一群形形色色笃定坚实的普通都市人，于“烟火漫卷”中焕发着勃勃的生机。

《烟火漫卷》中洋溢着城市烟火：凌晨批发市场喧闹的交易，晨曦时分的鸟雀和鸣，城市街道开出的每一种鲜花……哈尔滨丰富的生活包含其中，温婉细致，意味深长。正是这些琐碎平凡的美好，日复一日稳定普遍的美好，最终汇聚成城市的银河，安抚着城市中生活着的历经挫折伤痛的灵魂。

聊斋闲品

捡漏

陈鲁民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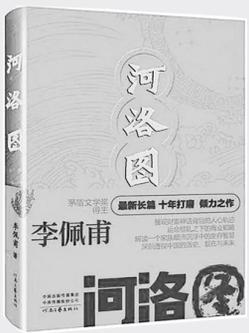
高，说不定就会改变历史。譬如周文王捡到了姜子牙，秦王捡到了百里奚，萧何捡到了韩信，刘备捡到了诸葛亮，张亮捡到了左宗棠……

捡漏，得有过人眼光，丰富经验，善于慧眼识珠，看出人才的潜质。否则，即使是价值连城的宝贝放到你面前，你也会视同寻常物件，弃之如敝屣，就像昔日和氏璧的献宝人，本是一片至诚，却被两任不识货的楚王先后砍断两条腿。现在不少电视台都有鉴宝节目，通过专家的鉴定与判断，发现了不少流落民间的宝贝。人才也是一样，居庙堂之高的固然很多，处江湖之

远的也不在少数，伯乐们就应该以敏锐的眼光，爱才的意识，不断挖掘发现那些埋在土里的奇珍异宝，努力把那些优秀人才选拔出来，让他们发光发热，各显其能。

捡漏，得有不拘一格的宽阔襟怀，容人海涵的博大胸襟。一般说来，被漏掉的宝物肯定不会那么醒目耀眼，让人一见就眼睛发亮，更可能是灰头土脸、其貌不扬、“出身”不好、来历不正。如果心存偏见、歧视，就可能捡到宝物。对人才捡漏也是如此，倘若求全责备，苛求其门第、出身、学历、性别、年龄等，就可能错失人才，悔之莫

连载



这时，康梅文拿出一串钱来，“啪”一声放在了桌上，说：我要是给你一串钱，你信吗？

胖女人俩眼瞪得溜圆：这钱是给我的？康梅文点头：是，给你的。胖女人拿起那串钱看了看，没看出什么破绽来，说：真是给我的？康梅文说：给你的，只要你信，那堵真是甜的。

胖女人说：好好，我信我信。你说那堵是甜的，就算是甜的。说着，自己竟笑起来了，笑得前仰后合，差一点笑岔了气。可她刚要拿钱时，康梅文却用手按住了那串钱。

世上，哪有堵是甜的？你还不如说煤是白的呢。

康梅文说：你说得有道理。可这世上，就有一堵堵是甜的。你看这样行吗，你现在就跟我去，再叫上一些人，去看看那堵堵。到时候，我让你亲口尝尝。如果不是甜的，我再给你一串钱。说着，康梅文又拿出了一串钱。

这时候，那胖女人大叫一声：天爷呀，你怎么傻得不透气呢？好了，你这钱我也不不要了，省得挨骂！走走，我就跟你去。我倒要看看，这世上哪堵堵是甜的？

胖女人的嘴一下子张大了，她吃惊地望着那堵，惊讶地说：我的妈呀，真的呀？俩钱就俩钱，让我尝尝。

这胖女人说着，就从兜里摸出两个钱，丢在了一个瓦罐里。尔后她走到墙前，小心翼翼地掰下一小块，放进了嘴里，突然哇哇大叫：妈

已经把这堵堵捐出来了。凡逃荒要饭的，可任人取食，分文不要。说着，他从袖筒里拎出了那张字据，说：空口无凭，此据为证。

人们先是乱哄哄的，但这一刹那，突然就静下来了。他们发现，站在他们面前的，还只是一个十几岁的孩子。可这个孩子，竟然把半个镇子的人都带来了。而且，没有人不信，你不能不信。

康梅文说：是。卖了一堵堵。说着，从怀里掏出那两两银子，放在了书桌上。

康梅文说：你挣的钱呢？康梅文说：除了本钱，净挣了二百钱，我给那两个伙计分了，一人一百。

康梅文说：你挣的钱呢？康梅文说：除了本钱，净挣了二百钱，我给那两个伙计分了，一人一百。

康秀才一怔，说：那么，你挣了

什么？康梅文说：我挣了五个字。康秀才半天不语，过了一会，他说：孩儿呀，你长大了。

几天后，镇上又涌来一批灾民。有好事者把他们领到了这堵“柿糠墙”跟前，告诉他们，这“墙”是可以吃的。于是，就有一群一群的灾民涌到这里来。

就此，它被镇上的人称作“仁义墙”。

四 这一年八月，在仓署干了三十年的仓爷，肩上扛着他的行李卷，左手提着一只木箱子，右手托着他的“白公公”，缓缓走出了仓署大门。

他是被人赶出来的。前些时，仓署结算时，为了一笔烂账，他与仓监大人发生了口角。他没有想到，这笔烂账是仓监与仓场侍郎共同做下的。他们私下里卖了三个仓库的粮食，却以霉变的陈化粮充数。待做账时，仓爷说：这事太大，我不做。仓监大人却毫不隐讳地说：你不做谁做？老腿是不分大小的。可仓爷执意不做。

仓爷说，我说过了，这样的假账，我不做。



静对图书寻乐趣 闲看花鸟会天机(书法) 冯世洋

短篇轻吹

醉秋

王安平

秋风踏着脚尖轻轻在叶子上走过的时候，那一树树的绿，荡起了一圈圈的涟漪，冲击着饱吸的雨水及密集的阳光，唤醒了沉沉睡去的叶绿素，一个激灵，一抬头，一翻身，眨眼间变成了叶黄素。那最初的一枚黄叶便挂上了枝头，灿烂成秋天门楣上的一颗星星。

于是便有了遇见的惊喜，沉沉的日子便轻盈起来，一片，二片，三片，一片片；一棵，两棵，三棵，一丛丛，一排排，那美丽的金黄转瞬铺天盖地而来，如浪花漫上堤岸，没上脚踝，我在这金黄里飘飘起来，五脏六腑灌满了喜悦。

原来，我每天早早地去公园、去河堤，又在下班以后，追着黄昏的落日去花园里逡巡、漫步，就是在等一场秋风的邀约，在忙乱的时光里等一场秋风的惬意与飞翔。让枝枝蔓蔓的思绪得以梳理和修剪，让狂乱而暴躁的心得以沉潜与休整……我坐在树下，仰望黄叶，阳光洒落了一地，天和地一片金黄。

植物也在秋风的一遍遍抚摸里，开口呢喃，吐出淡黄，金黄，褚黄，鲜红，紫红，深紫……说出它们缤纷的心情，对生命有了更深层次的表达。非花如花，非花胜花，这一场盛大的筵席喂养了我饥渴的眼睛及疲惫的心灵。

爬山虎的触须伸向高空，举着火把，引领着灵魂攀升；红炉也燃烧起来，把青春把激情尽情挥洒；那高大的银杏树啊，挂满了秋天丰收的金色勋章。勤劳的付出与伟大的馈赠，让我们满含热泪与感恩，在秋风里沉醉。

秋是归仓的季节，收获的季节，沉潜的季节，思考的季节，不是肃杀，不是寂寥，不是冷落，不是颓废，不是凄凄惨惨戚戚。诗人刘禹锡的《秋词》里有这样的诗句：“自古逢秋悲寂寥，我言秋日胜春朝。晴空一鹤排云上，便引诗情到碧霄。”秋是诗意的，秋是多彩的，充满希望和斑斓的，你踏着秋风的脚印，前面土层下涌动的是又一个春潮和又一个收获的开始——且赏且惜且沉醉，这眼前的秋。